

國家『十一五』規劃重點圖書

殷墟甲骨文字彙釋全編

陳年福撰

綫裝書局

陳年福 撰

殷墟甲骨文字彙釋全編



卸文彙



第一卷

國家『十一五』規劃重點圖書

綫裝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 / 陳年福撰. —北京: 綫裝書局, 2010. 12

ISBN 978-7-5120-0292-0

I. ①殷… II. ①陳… III. ①甲骨文—考釋
IV. ①K877.1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38994 號

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 (全十冊)

作者 陳年福

責任編輯 郝文勉

封面設計 谷宗澎

出版發行 綫裝書局

地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四十一號

郵編 一〇〇〇〇九

電話 六四〇四五二八三

印製 北京彩虹偉業印務有限公司

印張 三八八

字數 六〇〇〇千字

版次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六六〇〇圓

國家『十一五』規劃重點圖書

序

浙江師範大學陳年福教授的新作《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即將付梓。我雖與陳教授尚無一面之緣，但在繹讀了這部書的部份校樣之後，覺得頗有感觸，這是我想在這裏寫幾句話的原因。

最使我驚異的，是《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這樣一部大書，竟然告成於陳年福教授一人之手。陳教授在來信中告訴我，十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甲骨文文本的數字化」，他的「最終目標是利用數據庫編一本最新最全的《甲骨文引得》」，而這部《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乃是他「制作甲骨文數據庫的一個副產品」。大家知道，近年不是祇有陳年福教授做類似的工作，但像陳教授這樣，以一人之力矻矻多年，終得有成，應該說是罕見的。這充分體現出他有過人的毅力和決心，實在是難能可貴。

殷墟甲骨文是載入世界學術史冊的重大發現，為探討『載祀六百』的商朝歷史文化的主要依據，因此自一八九九年發現鑒定以來，衆多學者投身於甲骨文研究，建立了稱做甲骨學的國際性學科，展開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探索，成績彰顯，為世所共見。不過甲骨學內涵儘管繁複，甲骨文本身的輯集和讀釋始終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由於甲骨數量衆多，文字古奧費解，甚至一些常見又關重要的字也沒有得到認識，致使許多關心甲骨文的人望而卻步。

甲骨文輯集的任務，已經由《甲骨文合集》及其後一系列著錄基本完成了。應該說今後除新發掘材料之外，再有著錄，數量也不會很多。但讀釋的工作仍然是非常困難的，不管是完整大版的甲骨，還是殘碎小片的甲骨，不同學者的讀釋每每有出入。這是因為甲骨文字或全或殘，有隱有顯，而讀釋者對於文字的考證、文例的規律，又常有不同意見。正由於如此，像《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這樣兼有摹寫與釋文的書，就有着特別的意義，不祇是為關注甲骨文的大衆所需用而已。

陳年福教授出身於鄭州大學王蘊智教授門下。王蘊智教授潛心研究甲骨多年，學風

嚴謹，累積深厚，所指導弟子或萃力於文字釋讀，或專心於分期整理，均在甲骨學的基礎工作方面有突出貢獻。陳年福教授的這部《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在前人的基礎上增加新材料，吸收新成果，更便利於廣大讀者的使用。希望他的甲骨文數據庫和《甲骨文引得》早日完成問世。

李學勤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〇日

於清華大學寓所

前言

一九八八年，姚孝遂、肖丁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以下簡稱《總集》）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首次運用原文摹寫與釋文對照的方式整理甲骨文文本，彙集了《甲骨文合集》（第十三冊未錄。以下簡稱《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國所藏甲骨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與《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等五種甲骨文著錄書，將當時最重要的甲骨文著錄材料以文本方式蒐為一書，極大地方便了甲骨文材料的查閱與利用，推動了甲骨學及其相關學科的廣泛而深入研究，至今仍然是文史工作者的案頭的重要參考書。一九八九年，同為姚孝遂、肖丁主編的另一部基於《總集》的甲骨文引得類工具書《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以下簡稱《類纂》）也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改進了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首創的甲骨文文字形部首檢字，可由甲骨文原文文字形檢字，又編製了釋文（包括隸定字）音序與筆畫索引，可由甲骨文釋文檢字。《類纂》真正實現了檢一字而查閱全部辭條的功能，為利用甲骨文文本材料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工具書。

可以說，這兩部書的出版，是甲骨學界的一件大事，它不僅為二十多年來甲骨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今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且不可磨滅的。

自《總集》與《類纂》出版之後，二十多年來，不斷有新的殷墟甲骨文材料出現。除公開出版了新出土的一批殷墟甲骨文材料（如《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外，還集中整理發表了《合集》未能收錄的一大批甲骨材料（如《甲骨文合集補編》），近年又有一批舊的甲骨文材料重新得以集中發佈（如《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等），這些舊材料中包含了不少從未發表過的甲骨文拓片，民間所藏甲骨也有數種材料得以公開發表（如《殷墟甲骨輯佚》等）。此外，二十多年來，甲骨綴合方面的成果頗豐，有數種綴合成果已結集出版（如蔡哲茂著《甲骨綴合集》及其《續集》、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集》等）。這些新公佈的甲骨文材料，也必須將其文本彙集整理後才便充分利用。

由於當時學術及技術條件的限制，《總集》與《類纂》的編撰存在諸多問題，留有不少遺憾。如裘錫圭、林沄、李宗焜、何疾足、沈建華、王蘊智等學者曾撰專文討論評述這兩部書^{〔2〕}，並指出了兩書在編撰條例上的一些缺陷、字形摹釋中的許多問題。白于

藍則對《總集》一書作了全面的校訂，著有《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以下簡稱《校訂》）一書^{〔三〕}。二十多年來，甲骨文釋字方面的成果或得以集中整理發表或散見於各類書刊，甲骨文單字考釋的集釋類書有于省吾主編的《甲骨文字詁林》、松丸道雄等的《甲骨文字字釋綜覽》，甲骨文辭釋文的匯纂類書有胡厚宣主編的《甲骨文合集釋文》（以下簡稱為《合集釋文》）、曹錦炎沈建華編撰的《甲骨文校釋總集》，單篇的甲骨文考釋論文也數量可觀。上述評述、校訂意見與釋字成果為編撰新的甲骨文摹釋類及引得類工具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現代數據庫技術，為辭書的編纂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一方面，利用可以逐字檢索的語料庫，能克服以往工具書編寫中因人工查檢而不可避免出現的錯漏，從而有效保證所編纂辭條的全面性；另一方面，語料庫檢索的快捷與方便，可以隨時比對任何一個單字與辭目，從而對所編纂辭條隨時作出調整。基於以上考慮，我們於一九九九年開始了將殷墟甲骨文文本數字化的工作。先以釋文逐條逐字錄入，後來利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心製作的「甲骨文全文資料庫」的 ICS3.TTF 甲骨文原文通用字庫轉換為通用的甲骨文原文字，但 ICS3 字庫字數量有限，字形也不夠準確，為此我們又製作了一個專

門的甲骨文字庫 ZJNUJGW.TTF，比照清晰的搨片，將通用的原文字調整為準確的原文字形，碰見沒有的字形即隨時造出，最後再將原文替換為釋文。現在出版的這部《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以下簡稱《全編》），便是我們從事甲骨文文本數字化工作的一個嘗試。

《全編》在編纂體例上與《總集》基本保持一致，依照原著錄書編號，將每一片甲骨逐條逐字以原文錄出，再配以釋文。相較《總集》，《全編》主要有以下一些特點。

一、所收甲骨文著錄材料更臻完備。除《總集》所收的五種書外，《全編》又增加了十四種，共收錄十九種。今按《全編》收錄順序連同簡稱一並列出：

（一）合：《甲骨文合集》第一至十三冊（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中華書局，

一九八二年）；

（二）補：《甲骨文合集補編》（彭邦炯、謝濟、馬季凡，語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三）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松丸道雄，一九八三年）；

（四）蘇：《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胡厚宣編集，四川辭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五）天理：《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甲骨文字》（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一九

八七年）；

(六) 屯：《小屯南地甲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七) 英：《英國所藏甲骨集》（李學勤、齊文心、艾蘭，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八) 懷：《懷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許進雄，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一九七九年）；

(九) 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十) 瑞典：《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藏甲骨文字》（李學勤、齊文心、艾蘭編著，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

(十一) 鄧氏：《聯合書院圖書館東莞鄧氏舊藏甲骨》（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網頁。共四五片，《全編》選錄了其中未見其他著錄的八片）；

(十二) 謝氏：《謝氏瓠廬殷墟遺文》（汲古書院，一九七九年。共五五〇片，《全編》選錄了其中未見其他著錄的十八片）；

(十三) 掇三：《殷契拾掇三編》（郭若愚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全編》選錄了其中的二二八片）；

(十四) 北大：《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李鍾淑、葛英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全編》選錄了其中未見其他著錄的一六三六片）；

(十五) 上：《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濮茅左編著，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全編》選錄了其中未見其他著錄的一三六片）；

(十六) 輯佚：《殷墟甲骨輯佚》（段振美、焦智勤、黨相魁、黨寧，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十七) 蔡綴：《甲骨綴合集》（蔡哲茂著，樂學書局，一九九九年）；

(十八) 蔡綴：《甲骨綴合續集》（蔡哲茂著，文津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十九) 甲拼：《甲骨拼合集》（黃天樹主編，學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除上述外，近年出版的殷墟甲骨文著錄材料還有兩種《全編》未能收錄，如郭青萍《洹寶齋所藏甲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宋鎮豪主編《張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綫裝書局，二〇〇九年），二書所收甲骨多為碎片，大多僅存一、二字，故未收錄。另外，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甲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書亦有部分未見其他著錄之片，還有一些零星發佈的著

錄片，如蔡哲茂《記蔣一安先生藏的甲骨文字掇片》^[10]等，因故未來得及整理而未收錄。

二、字形摹寫、原文文本釋讀漸趨精確。《總集》一書為集體編纂，出自眾手，又經謄錄，字形摹寫上難免出錯，特別是主要摹錄的《合集》一書不少掇片由於翻印自舊著錄書而不夠清晰時，許多字形因辨識不清，故或未摹寫出，或摹寫有誤。而現在據《合集》來源表可以方便地查找出舊著錄號，對照原著錄掇片便可訂正不少《總集》字形摹寫上的失誤。例如：

《合集》六六六四正片（即《殷墟文字丙編》一一四片）有字作、二形，《總集》因《合集》掇片不清將誤摹為（齒），將誤摹作，《合集釋文》則同釋為「齒」。據《丙編》，可清晰地辨識出二字皆从齒从又，實為同一字之異體。而字形摹寫正確，此字也就不難考釋了，、可釋為「齧」，「齧」即「齧」、「齧」字，亦即今天的「咬」字。在構形上，字从齒从又，且「又（手）」在齒中，正是以牙齒咬手指會意。

《合集》一三六五九片卜辭為「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的地名處都空置未刻。類似的情況也見於《輯佚》九七七片。這說明，這些空置地名的卜辭應該是占卜前就已經刻好。之所以有的地名未刻，似有兩種可能：一是已選擇好了經由之地，商王要經由的其他地方就用不著再行占卜了；二是商王經由某地回來後沒有執行原計劃好的出行。兩種情況皆指向後面的占卜很可能實際上沒有繼續進行這一事實。不管哪一種情況，必然會使預先所刻好的空置地名的卜辭其地名處最終祇能一直空著。因遺忘而未刻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為連續的好幾處地名皆空置，用遺忘是解釋不通的。

在校錄過程中，我們還增加了不少前人似未曾注意的新字形。現略舉數例：

《合集》八六二片有字作，是从二止的「趾」字，《總集》誤摹作「羽」而入「羽」字頭下。

《合集》二八五一片有字作，《總集》所摹不誤，但《類纂·字形總表》失收。

《合集》六九五二片有字作。此字因《合集》搨片不清，《總集》未能準確摹錄。若參考《乙》四六九三片當無誤。

《合集》一三八三〇片有字作。卜辭為「□」，《總集》未能摹錄。

此字从水从不（乃流水象形，後訛為「不」字），即「汜」字，實為古「流」字。卜辭

「汩疾」或合文作、，分別見於《合集》八〇八、一八六五三片。「流疾」殆即傳染病，與「疫」義相近。

《合集》一七九八七片有字作，《總集》未摹錄。此字出現在《花》二八〇片作，似為「攜」字表意初文。

《合集》一九九四一片有字作，《總集》未摹錄。此字也出現在《補》六七三二片，作。

三、對重片與綴合片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合集》收錄的四一九五六片甲骨中，據蔡哲茂的統計有六〇一組重片^{〔四〕}，《全編》則增至六六五組。另外，《合集》與《東》、《英》、《屯》、《懷》等相重的也有不少。但《總集》基本上沒有做重片剔除的工作。《補》自重及其與《合集》相重也有一千多組。我們認為，重片的剔除是甲骨文文本整理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不剔除重片，不僅不利於文本數據的統計，還容易產生一些其他的錯誤。例如，《合集》還收有《屯》的搨片，如果不注意就容易致誤。《甲骨學一百年》表十八《卜辭中父、母、兄稱謂表》中在三期列有「兄甲、兄乙」兩位殷先祖，其材料來源為《屯》附三、附五；在四期也列有「兄甲、兄乙」兩位殷先祖，其材料來源為《合集》